

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郭 剑 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4)

[作者简介] 郭剑仁(1972-), 男, 湖北武穴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 要]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以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背景, 创造性地建构起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私有制及资本家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是导致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和社会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最根本的社会原因。这个理论不仅揭示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学思想, 而且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深化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 约翰·B. 福斯特; 自然异化; 物质变换; 共产主义; 裂缝; 大土地私有制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2-0146-05

一、物质变换概念的内涵

福斯特之所以注意到并能勾画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不满意当代的某些生态社会主义者生硬地拼接绿色理论和马克思思想的做法, 福斯特希望能发现马克思思想与当代绿色思想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二是在第一个原因的推动下, 福斯特发现了“马克思对伟大的德国农业化学家 J. V. 李比希的著作所从事的系统的研究, 把马克思引导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物质变换裂缝’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上来, 而这使得他对自然异化的分析成熟起来。”^[1] (第 ix 页)

在 19 世纪 40 年代, 马克思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 就受李比希思想的影响, 并吸收和继承了李比希的科学思想和物质变换概念。李比希赋予了物质变换概念以农业化学和生理学的内涵, 使得这个概念能被用来解释自然界中无机物质和有机生命物质中的物质交换及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李比希的这种使用物质变换概念的方式使得在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研究自然和社会间以及社会内部的物质变换关系成为可能。但是,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有些科学家一旦超出他的研究领域对他不熟悉的领域发表见解时, 就显得无知和可笑。在《资本论》第 1 卷中, 马克思就在肯定了李比希的一些卓见的同时, 严厉地指出李比希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有严重错误, 并且误解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概念。但是, 马克思也继承了李比希的物质变换概念及其内含的意蕴, 并把这些纳入到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使之同他理论中别的概念, 特别是劳动概念融为有机的整体, 用以正确地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农业及其对人类的自然力和土地的自然力的破坏, 揭露资本主义农业和大工业的本质, 深化了他早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异化理论, 并为当代的生态思想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启发。马克思的观点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思想来源。

福斯特是从自然内涵和社会内涵两个层次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展开分析的。在福斯特看来,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的自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相关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 二是相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间的物质的交换。福斯特认为, 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的客观性, 即物理、化学规律控制的无机界和生理规律控制

的有机界的物质变换过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人们对这些规律只能研究、遵从并利用;但是,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的自然内涵更主要地体现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是从定义一般劳动过程入手来揭示物质变换概念的自然内涵的主要方面的,以创造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人类一般劳动过程是理论上的自然和社会间物质交换中介。自然和人类社会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一方面由于渗入了劳动的普遍的现实目的,因而体现了人类自由的特性;另一方面,又由于自然界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受李比希揭示出的“归还定律”、“最小因子律”等农业化学规律支配。

与人类一般劳动过程相对的是历史的发展的具体劳动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具体劳动过程。它把一切都卷入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并且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和自然及其生产。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的社会内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产生和复制并发展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各种各样的特殊的具体的需要和各种各样的特殊的具体的关系编织成的综合体。现实的人类社会同自然界间的物质变换是通过具体的现实的综合体得以实现的(这会让我们想到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概念)。并且,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下,“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都第一次形成起来了。”^[1](第157页)

由此,物质变换概念的自然内涵揭示的是以劳动为中介的自然同社会间的物质的交换,物质变换的社会内涵揭示的则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产品交换、分配、消费。福斯特认为,这样的物质变换概念允许马克思把人与自然关系表达为这样一个过程和关系:既强调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又强调人类影响这种生存条件的能力;也即既强调自然客观性,又强调在自然面前人类的自由。福斯特进一步认为,“以物质交换(material exchange)的普遍性(指自然界中的物质等量交换)为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形式方面的等量交换只是一个异化的表达方式。”^[1](第158页)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过程的社会方面同它的自然方面相矛盾,前者是后者的异化表达。正是这种异化表达导致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然和社会间物质变换的异化及自然自身的异化。

因此,在福斯特看来,“最重要的是,物质变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式来表达自然异化观(及其同劳动异化的关系),而这个观念从马克思的最早著作开始就一直是批判的重心。”^[1](第158页)因为马克思强调,需要解释资本主义状态下由雇佣劳动和资本及其关系规定的人类生存的无机条件和人类自身的积极的生存状态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从物质基础上看就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即自然自身的异化以及作为人与自然间物质交换的中介即劳动的异化。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概念能从根本上揭露资产阶级社会所有的异化本质特征。

二、物质变换裂缝及其产生的原因

总的来看,物质变换裂缝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和社会物质变换过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中指出:“大土地所有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生产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2](第916-917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第552-553页)

福斯特认为,这两段文字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特别是“人与土地间物质变换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的裂缝”现象的关注。福斯特分析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以这些文字为代表的几乎所有相关论述后,结合他对物质变换概念的分析,把自然和人类社会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出现的裂缝的原因及内涵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在他看来:自然的生命律规定并控制着社会的物质变换。自然的生命律要求土壤营养成分的“系统归还”,然而社会的物质变换却掠夺了土壤的营养构成要素,使之不能“系统归还”,而是导致了“土壤构成要素异化”(the alienation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soil)^[1] (第156页)。福斯特指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应该存在着三个层次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第一个层次是无机界的新陈代谢,受物理的和化学的规律调控;第二个层次是有机界(包括人的生理)的新陈代谢,受生命现象中的生理规律调控;第三个层次是有机体与其由无机界和有机界构成的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间的物质变换),受李比希根据对农业化学的研究概括出的自然的生命律(如“归还定律”,“最小因子律”等)调控。根据福斯特对物质变换概念的理解,社会的物质变换是以人类在具体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需要和关系构成的综合体也即物质变换的社会内涵方面为载体或形式的,人类的劳动产品以这个综合体为载体或形式在人类社会内部进行分配、交换和消费。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需要和关系的综合体。在福斯特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综合体违背了自然的生命律,掠夺了土壤中的营养成份,使之构成要素异化,致使自然和社会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产生了裂缝,即“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故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出现的物质变换裂缝实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及由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的自然本身的异化,而自然本身的异化在人类社会面前表现出来就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时就已注意到的人与自然间的剧烈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环境生态问题。

因此,这种裂缝并不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普遍存在的,随着人口的增长、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需要的不断扩大和产生,在一些局部地方出现裂缝现象是有的,普遍而严重的裂缝则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在福斯特看来,在当代,这种裂缝非但没有消除,相反地却在扩大,只是形式和内容有了变化。

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以及自然异化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造成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以及自然异化的直接原因。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亨利·凯瑞(Henry Carey)特别强调源于城乡分离的远距离贸易是促使土壤营养成分普遍流失及在农业中引起危机的主要因素。李比希和马克思吸收并发展了这个观点。如李比希以“归还定律”为依据指出,一块土地里,如果某些成分被永久拿走了,那么这块田地就不可能增长甚至保持它的生产力。这也即马克思所说的“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这种远距离贸易遍及全球,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如“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 (第469页)因此,生产原料和产品的远距离贸易,使得一些营养再也回不到“出生地”。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土壤中的营养成分的流动是单向的,即由农村流向城市再到海洋,这是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相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明确地指出了这点,列宁则更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作为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如他说,“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由于农村人口减少而增加,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现象。”^[5] (第132-133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集中于城市,农村人口越来越少,而集中于城市的人口和动物的排泄物及消费后的废物以及不合理的污水和废物处理系统都导致了土壤中的营养成份从“出生地”流失并最终流向海洋。李比希在他的《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就提到“每年大不列颠农场通过自己的农产品把大量的土壤成分运往大城市里,消耗到江河里,一去而不复返了。”^[6] (第16页)正是这种方向性极强的土壤营养成份的流动才使得整个地球生物圈内的土壤都不可能得到良性循环,而是土壤成份不断地由陆地流向海洋。这种单向流动导致了土壤贫瘠和土地匮乏。就这样,人类的活动改变了地球的地貌并最终危及到自身的生活和生存。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土地私有制是造成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以及自然异化的根本原因。福斯特经过分析认为,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分离,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分离是以人与土地同样程度的分离为基础的。在所有形式的社会中,所有的生产都是借助特殊的社会形式实现个人对自然的部分占有。然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却既不同于公共财产制,也不同于以个体生产者身份占有土地的私有制,它的产生是以强制力量切断大部分人同土地的任何直接的联系为基础的。在《资本论》第1卷的《现代殖民理论》中马克思引述和批判的爱德华·威克菲尔德(Edward Wakefield)的殖民理论揭露和论证了这点。威克菲尔德主张通过抬高土地的价格来保证廉价的无产劳动者这种产业后备军进而保证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成为可能。因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发展的前提是自由劳动同自由劳动赖以实现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即与劳动手段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必须以瓦解人与土地间客观关系及人对土地的所有者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分离一方面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迫使农民变成为只能靠出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土地却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形成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仅保证了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而且保证了它的对立面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使得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又具有一种将永恒存在的外观。历史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既是资本主义的原因又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土地所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也正是它造成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因此,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土地

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的产生是必然的。

三、消除自然、人及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走向生态可持续发展和共产主义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及其在人类与土壤的物质关系中造成的裂缝进行批判后不可能不得出一个生态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资本主义的农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有技术和管理上的进步,但从根本上看,它不可能是合理的。“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12](第139页)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与合理农业间的冲突在现实要想得到解决,就只有要求由联合生产者组成的社会来合理地管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不少论据和论证可以说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不能返回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小农式的土地所有制,尽管这种方式“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但也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里不再作进一步说明。正是在这里,体现了马克思的思想与现代可持续性思想的契合。

福斯特具体地分析了在马克思看来合理地、自觉地管理社会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必要性。福斯特指出,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农业的冲突时,马克思批判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还强调了农业一般有自身的规律。如马克思指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象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17](第53页)因此,马克思不可能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人与土地间的可持续性关系会自动到来;而是强调需要有计划地采取措施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抗性的劳动分工。这包括人口的分散、工业和农业的整合以及在土壤营养再循环规律的指导下对土壤的恢复和改进(这正是消除社会与自然间异化和自然异化的途径)。所有这些很明显地要求在人与土地关系上来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资本主义只是为一个新的和更高的综合为在它们以对抗孤立的形式发展了的形式基础上的工业和农业的联合创造了物质条件。为了实现这种“更高的综合”,马克思认为在联合生产者的新社会里以一个合理的方式来管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必然的和自觉的,而这还必须以如下的土地观为前提:“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所有权 and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12](第875页)这意味着对革命后社会的最根本的和最持久的挑战。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土地相对人类而言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非所有性,以及土地的可持续性利用的重要性。在工业领域里,马克思观察到了由工业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巨大浪费,并强调需要对废物进行“分解”和“再利用”,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用了一节的内容“生产排泄物的利用”来阐述他相关的看法。并认为,这些困难将同样会困扰想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

福斯特认为,这些都证明了马克思对生态限制和可持续性的深度关心。因此,不能认为他没有可持续性思想,也不能说他对未来社会前景盲目乐观。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消除了物质变换裂缝的未来社会是怎样的呢?

生态上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并不必然实现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也在讨论生态上的可持续性发展观。然而,依据福斯特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物质变换的社会方面扭曲了它的自然方面。依据福斯特建构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地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变换形式和结构——以大土地私有化和以追求劳动产品中的交换价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各种各样需要、关系和能力构成的社会有机综合体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裂缝。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在人类社会内部造成了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也即社会本身的异化。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所有异化的最终原因。

因此,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消除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以及作为它们的基础和前提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异化。消除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也即实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核心观念:生产是为了真正使用,而不是利润,即劳动自身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创造性的需要和满足社会的需要,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看来,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应该与传统上的仅限于从消除人类内部不平等的方面来理解共产主义有所不同,正如福斯特所说:“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仅要求消除剥削劳动的特殊关系,而且要求——以现代科学和工业手段合理地管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为媒介——超越人与土地间的异化关系,即资本主义之所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或最根本的前提。只有这样来理解,才能充分领会马克思的呼吁:消灭雇佣劳动。”^[11](第176-177页)消除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是重要,但还必须还要消除自然的异化。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自然异化同人的异化是互为因果的,

可见,通过建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福斯特比前人更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导致的异化,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才有了深化,也唯如此,我们才能并应该更加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四、当代意义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也出现了不少突出或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减少,水、空气污染,物种快速灭绝,资源、能源耗竭,“三农”问题,城乡结构及作用问题,人口问题等。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间的内在联系,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以及运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呢?福斯特在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思想发展和 19 世纪农业史为切入点,从土地所有制、贸易、人口和城乡关系等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经济学分析和哲学批判为我们研究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二者关系提供了理论启发,并坚定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当今现实问题的信念,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路。

正如另一个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以詹姆斯·奥康纳为核心)指出的,福斯特对当今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活动引发的环境生态问题并没有做出全面的概括和分析,如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产条件的破坏问题重视和分析得不够。然而,福斯特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仍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掘的。

[参 考 文 献]

- [1]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2] [德]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3] [德]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4]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5] [俄]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6] [德] 李比希. 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4.
- [7]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责任编辑 严 真)

Foster's Constructing Marx's Metabolism Rift Theory & Its Inspiration

GUO Jianre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 Wuhan 430064, Hubei, China)

Biography: Guo Jianren (1972-), male, Doct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 majoring in ecological Marxism.

Abstract: American scholar John Bellamy Foster, according to Marx's course of thought developing, constructs creatively Marx's metabolism rift theory, reveals the essential social reasons how capitalist big land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capitalism's endless request of profit result in alienation of human, alienation of nature and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nature. This theory announces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deepens Marx's alienation theory and develops communist thoughts. Foster's ecological Marxism expands Marxism.

Key words: John Bellamy Foster; nature alienation; metabolism; communism; big land ownership